

旅途

張聞天著

旅途

張聞天著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三〇七)

文學研究
 會叢書 旅途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張聞天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四周圍靜悄悄的，和風吹在街道兩旁列樹的樹葉上，發出沙沙的歎息。這時正是下午二點鐘光景，天氣非常和暖，淡藍的天空中航着朱紅的太陽，遠在北方的山頂上，我們可以看見幾片白雲，懶懶躺着。各處辦公室內，一般美國人都忙着他們的工作，雖是他們打着呵欠，可是大家都沒有休息，倒着頭睡的不用說更沒有了。祇是在某工程局辦公處的一隻桌子旁邊有一個中國工程師低着頭默不作聲。他的美國同事以為他睡着了，大家噤着嘴或是丟着眼色輕輕的笑。

那是一個年紀不到二十五歲的少年，雖是他的頭低着，可是他並沒有睡。有時他抬起頭來，眼睛張的很大地茫然望着遠處。他的同事們以為他們的笑聲把他鬧醒了，很覺不安，其實他並沒有聽到他們的笑聲，他的眼睛中也沒有看到他們的影子。這因為他心中起伏着的情緒太猛烈了，他腦中激動着的思想太重複了。他祇是掙扎着在情緒的海浪中；他祇是旋轉着在思想的

迷宮中；客觀世界的存在在他已經沒有了。

而引他這種感情，這種思想的，不過是一封自中國寄來的短短的信！那信上說：「我親愛的凱哥：我的嫁期祇有一個星期就到了。母親和嫂嫂們現在都竭力在預備我的出嫁，竭力要把我推倒一個我所不愛的男子那里。我呢——我現在祇好讓她們把我當作死屍一般去推着——其實我已經是死屍了，我已經不曉得我是在那里了。凱哥，怎樣寒冷的前面的黑暗呀，我已經不能走了……」下面署名的是蘊青，字跡異常潦草，像寫者在非常忙碌中亂塗似的。

忽然他似乎醒了，拿起那封信來看了一下，重又放下。他感覺到針刺一般的痛苦與無聲的心的哭泣。這在他不免太過了。他立了起來，請了假，一刻也不停的奔到外面街道上，無目的地順着街道一直走去。他儘走着，儘走着，走過石路，走過泥路，一徑走到滿生小麥的田畝中去。最後他的思想沒有了，感覺也麻木了，他在麥田中呆呆坐了下來。想起她時，他就哭了；看着自己現在的模樣，他又猶然地笑了。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旅館裏，已是深黑的時候了，他沒有擰開電燈，沒有吃飯，也沒有脫衣，倒

在床上昏昏的睡了。醒來後，天還沒有亮，隔壁的自鳴鐘祇打了二下，四周圍一點聲音也沒有，亞羅鎮和亞羅鎮的人一般，在靜寂中睡着了。他一翻身立了起來，走到窗口前，望着荒涼的街道，藍空中祇有幾個星兒閃耀着。黑夜的呼吸，使他覺到寒涼。他歎了一口氣，又回到床沿上坐下。他想：這個時候，在西半球醒着的恐怕祇有他一個人了，多麼孤寂呀！多麼無聊呀！這樣的人生，生活着到底有什麼意義？——但是在東半球的一角上也許她現在正醒着，她是應該醒着的，正想着他，正爲了他哭泣着，悲痛着。如其是這樣，他的存在也不至完全沒有意義吧，因爲爲了愛而生活，不就是生活的意義嗎？

他正在這樣思索時，無意中他的手探到褲袋裏，觸到她所給他的信。那封自中國寄來的短的信！牠說的甚麼？牠不是說她的嫁期一個星期就到了嗎？一個星期！他計算着。那末她出嫁以來已有二個多星期了。在這二個星期內，她做了什麼，那不相識的男子對她做了什麼？她的要求她拒絕了他的要求還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呢？……想到這裏，他再不能想下去了。他的身體戰抖着，他憤怒如像一隻被欺的獅子，他的熱淚如泉水一般從眼眶中湧了出來。他真的哭了。眼淚從

面頰上流下一直落到身上，吸收在他的衣服裏。

明天早上他在床上滿身發熱，他祇是呻吟着。房主人看見他有了病，就替他着急的了不得，立刻去請了一個醫生來。醫生說這是傷寒症，要立刻見好很不容易。他開了一張單子，說還有別事就走了。房主人也很忙，所以也不得不走，雖是走時回頭對他看了好幾次。鈞凱於是又一個人睡在床上發燒着而且呻吟着。他並不怨恨他的病軀，不但不怨恨，他還希望他的生命從此就告一終結：這樣就可免卻許多煩惱，許多痛苦！

過去的事情在他的病夢中掠過他的腦筋，如像浮雲掠過青色的晴空。那樓房，那花園與她的聲音笑貌，都在他的心眼中再現了出來。雖是有許多記憶，非常甜蜜，可以安慰他一點，但是當她想到她嫁前與嫁後的痛苦，他祇有閉着眼睛希望他的記憶從此消滅，希望他自己也從此化作烏有。

而他的記憶不能消滅，他的身體不能化作烏有，於是他的心又痛苦，眼淚也不自覺地充滿

了眼眶。他的身體變成更熱，他的呻吟也變成更利害了。

這樣病了一星期，雖是有醫生天天的診治與他外國朋友克拉夫婦及克拉小姐等的陪伴，可是他的病並無起色。他的身體漸漸瘦了，他的眼睛也漸漸凹進去了。外面的和風還是那樣吹着，朱紅的太陽還是那樣照着，春之女神招呼着她的伴侶，可是他的病仍舊漸漸沉重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病根的所在，除了克拉夫人及克拉小姐就是她們二人所知道的也大半根據於她們的猜度，不是他自己告訴她們的。他和克拉一家雖都是極知己的朋友，但是他從沒有把自己的隱痛告訴給他們。他以爲一件祕密事情，被二個以上的人知道了，就失掉牠的神祕與莊嚴；他希望牠因他們倆的存在而存在，因他們倆的消滅而消滅。而他沒有知道世界上有一種人能夠對我們的痛苦表真正的同情，能夠做我們的鎮痛劑，把我們從絕望痛苦的路上救了回來。而且他又不知道克拉夫人與克拉小姐就是這一種人。

有一天，鈞凱病後的第八天，天氣異常溫和，藍色窗簾中射進溫暖的朝陽散佈在他的床上與他的面上。外面幾株樹上幾隻小鳥吱吱叫着，一點聲音也沒有；祇有禮拜堂招集早禱者緩慢

的鐘聲，衝破這和平的空氣。克拉小姐一早就來了。她坐在床邊一隻搖椅上，穿着禮拜日新鮮的服裝，她的捲髮四散在她年輕的紅白色面上，細長的眼睫毛蓋着她深藍的眼睛。她很憂愁地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他面對着清新的陽光，露出微笑。這一點笑容在他抱病以來，可以說第一次。克拉小姐見他這樣，她的愁容也不免轉爲微笑的了。

「密司安娜，今天是什麼日子？」他忽然面向克拉小姐問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密司忒王。」她很溫柔地回答着。

「四月二十八日，我的天——日子怎麼過的這樣快！」

「什麼？你還覺得快嗎？你睡在床上已經八天了。」

「八天了？」他回想似地望着前面的空間。「我祇覺得——我不知道我在這八天中做了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在這八天中病的異常重，有時還發出囁語呢！」

「囁語——我說了些甚麼？密司安娜，我沒有說甚麼嗎？」

「沒有什麼。」克拉小姐面上現出微笑，回答着他。

「密司安娜，我知道我說了什麼了。好姊姊，你告訴我吧！」他伸出他的一隻手放在克拉小姐的手背上，繼而握住了她的手。安娜祇是微笑。

「哦……我知道我說的甚麼了……那封信呢……密司安娜，我永遠不相信那事情是真實的。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他縮回他的手，面上立刻滿佈了陰影。

「密司忒王，你病才有起色，不要那樣自己摧殘身體。你知道那不是玩的！」

「我的身體！我要我的身體做什麼？我不要我的身體……」他說到這里，把頭鑽到被窩內，又哭了。克拉小姐面上露出憂愁，默不做聲地對他望着。她很想找幾句話來安慰他，但是一句話都沒有。因為說幾句無聊的日常慰語固然不好，而說過於親密的話也並不妙。房內靜悄悄地，太陽光在床上，在地板上慢慢移動着。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有某一個人對於你表十二分的同情并且希望你的身體立刻痊愈呢！」克拉小姐忽然溫柔地這樣說。

「誰？」鈞凱把頭探出被窩張着淚眼向着她。

太陽光熱烈地照着他們倆，「誰？」的聲音似乎在和平的空氣中回響着。

二

在二年以前的夏天，天津的天氣異常炎熱；雖是某工程局內的電扇不息地轉動着，可是熱度一點也沒有減退；局內的辦事人大部分在中飯後都在椅子上熟睡了。祇有一個身材中等，面色蒼白，穿着西裝的青年在他的手裏翻着一部小說。那就是露俄的 Les Misérables 了。

他雖是把那部書儘翻着，儘翻着，但是他的思想卻並不在那部書上。他近來很覺到生活上的不安，很覺到這種昏昏沈沈的生活的無味。他想世界上最無價值的生活，恐怕就是這種無感情，無痛苦與無趣味的生活了。人和禽獸草木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能夠有多方面的活動，能夠變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爲無上的發展。但是他現在的生活呢？每天除了照例的工作以外，就是照例的喝酒與打牌。喝酒與打牌在從前也能填滿他空虛的感覺，但是現在他也覺得疲

倦了。

他拿着那部小說愈是想，他的心中愈是覺得難過；於是他就立了起來，拿了她的草帽忽忽地走出去了。在炎熱的街道上，他無目的地走着。他的身上與額上滿流着汗。看見一家賣冰淇淋的鋪子，他就走了進去，在電扇旁邊坐了下來，喝了一瓶汽水。他才覺得清爽了一點，悶氣也稍稍平下了一點。忽然聽到婦女的聲音，他就把眼睛轉過去看時，原來是幾個女學生裝束的女子，後面還跟着二個男子。他們很高興地說着笑着，一直到王鈞凱前面一張桌子上坐下。

他看着他們高興的態度，聽着他們高聲的談話，覺得很是討厭。這並不是說他對於女子像叔本華那樣有先天的厭惡；不是的；這是因為在他對於人生這樣失意的時候，而他們卻這樣興高采烈，不免太使他相形見拙，覺到一種難堪了。他不高興，他們為什麼這樣高興呢？

他向他們斜視了一眼，表示討厭他們的意思後，就大踏步會了鈔，走了出去。外面陽光還是那樣熱烈，街上來往的人面上都滿流着汗；還有許多破檻的工人在太陽底下工作着，他們灰暗色的皮膚上汗像水一般流出，他們用他們骯髒的手自己拭着。但鈞凱祇是憤憤地走了過去。走

了一陣之後，他覺得沒有地方可去；他雖是在天津有幾個比較親密些的朋友，但是他現在無論如何，不情願去找他們。後來終究像得到什麼主意似的，回轉身向着公園去了。

公園內男男女女異常的多，但是他們來並不是避暑乘涼，卻是來湊熱鬧的。鈞凱在裏面走了一陣，一塊幽靜的地方也找不到，頭腦昏昏地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近來很討厭人羣會集的地方，很討厭所謂社會。他很想找一處清靜所在，可是沒有一處是清靜的。他想他們這樣嚷嚷的，到底爲了什麼？他們是怎樣的無意識與無目的呵！

他沒有權力把他們一個一個趕出去，他也沒有力量把他們一個一個來殺掉，他現在唯一的路，就是避開他們了。於是他很憤慨地走出了公園。走了一陣子，他簡直想不出一個好的去處。不得已才轉了一個灣到朋友陳邦傑的家裏。剛巧陳邦傑適從公事房回來，所以他一敲門，就被請進去了。

「鈞凱，你什麼時候出來的？」邦傑看見了他就問。

「二點鐘。」鈞凱冷地答。

「什麼？你又去喝酒了？」

「喝酒又怎樣？又是那老教訓嗎？但是我今天卻沒有喝！」

「沒有喝當然更好了。」

「有什麼好？」

邦傑知道鈞凱的脾氣，所以就沒有答應他的話。歇了一刻，他似乎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說：

「鈞凱，你看見過台伯嗎？」

「沒有什麼事？」

「似乎你有一封掛號信從美國寄來的，他替你收下了。」

「誰寄來的？我沒有朋友在美國！」

「那末誰寄信給你呢？——鈞凱，你為什麼這樣憤憤的，誰和你鬧了意氣？」

「鬧了意氣？我哈哈……」說到這里他笑了，但是他的笑並不是真的笑，不過是一種悲哀

的苦笑吧了。是的，他是在發氣，但是他是在和社會全體發氣，並不是和某一個人發氣。他為什麼

要和一個渺小的動物發氣呢？

他在邦傑家裏坐了一刻覺得還是異常無聊，異常孤寂。邦傑雖是他的好友，但是他們的思想與志向很不相同；所以他雖能勸告他，幫助他，而不能安慰他。況且誰能安慰一個人的孤寂與別一個人的無聊呢？如其那一個人真是孤寂與真是無聊？

不久他即告辭了邦傑走到大街上，心中覺得非常難過，一種不可抵抗的習慣捉住了他，把他送到了江南酒樓。在那里他一個人無聊地喝了幾杯冷酒，幾碟冷菜。但是還是無味。於是一溜煙奔回自己的寓所去了。他希望能夠在家裏把日子睡過去。那曉得一進門，台伯已立等在那里了。他一看見他就說：

『鈞凱，你有一封從美國寄來的掛號信，快拿去看吧。』說着把信交給了鈞凱。鈞凱接了後，把牠向桌上一丟，沒有拆開來看，誰有心思去看那種無聊的掛號信呢？現在就是天塌下在外面，他也不要去看吧。

『鈞凱！掛號信也許有重要的事情，你還是看一看的好。』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什麼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不能這樣說！」

「那末請你替我去看一下吧。我實在沒有心思去看他。」

「好，那就我來替你看一下吧。」他從桌上拿起信，慢慢把牠拆了開來。那時鈞凱已經把身體倒在他自己的床上了，他的眼睛望着帳頂，心中空空洞洞如像一個黑暗無底的深淵。他望着牠，一點也不怕，因為他的心是空空洞洞的。

「鈞凱！好消息！」台伯已經把信讀完報告結果了。但是鈞凱沒有聽到。他於是跑到他身邊推着他大聲說道：「好消息！鈞凱！原來他以爲他已經睡着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張大着眼睛。」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鈞凱慢慢地說。

「你要到美國去的願望達到了，你去看這封信上所說的吧。」

「美國去的願望？我沒有這種願望！」

「這是你自己從前說的，也是你自己託人家介紹的，現在人家替你介紹好了，你反而說沒

有——你這個人的行動真是奇怪！

「你這個人的行動真是奇怪！是的是的！奇怪！奇怪……哼！」

三

鈞凱到美國去的消息，不知道怎樣被大家都知道了。於是平日和他沒有關係的同事也都請他去吃酒，表示他們送別的意思。況且鈞凱這一次到美國做工程師總算是高昇，一般人對他表示好意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吧。可是他對於這種無謂的應酬祇覺得空洞與虛偽。每一次宴會的結果不過使他發生煩惱與疲勞罷了。他的病根也在這裡種下了。

在天津的同事中和他最稱莫逆的要算李台伯和陳邦傑二人。他動身的那一天，送的人雖很多，但是大部分都送他到碼頭後，說聲珍重就去了。所存留的只有他們三人的影子。他們各人望着遠處的帆船，默不作聲。四周圍來往的人那麼多，人聲那麼嘈雜，而他們三人所覺到的卻是異常的悲感。他們一同在一起，已經二年多，現在有一個人要遠別而去，這豈是他們所能堪的？